

小說月報叢刊第十八種

或人的悲哀（創作集）

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

# 哀 悲 的 人 或

集 作 創

1924

## 目次

或人的悲哀·····	廬隱女士(一)
淡漠·····	西 諦(二九)
六一姊·····	冰心女士(四七)
明日·····	趾 青(五八)

## 或人的悲哀

廬隱女士

親愛的朋友K Y

我的病大約是沒有希望治好了！前天你走後，我獨自坐在窗前玫瑰花叢前面，那時太陽纔下山，餘輝還燦爛地射着我的眼睛，我心臟的跳躍很利害，我不敢多想甚麼，只是注意那玫瑰花，嬌豔的色采和清潤的香氣，這時風漸漸大了，於我的病體不能適宜，媛姊在門口招呼我進去呢。

我到了屋裏，仍舊坐在我天天坐着的那張軟布椅上，壁上的相片，一張張在我心幕上跳躍着，過去的一件一件事情，也湧到我潔白的心幕上來，噯！K Y，已經過去的，是事情的形式，那深刻的，使人酸楚的味道，仍舊深深地印在我的腦海中，滲在我的血液裏，回憶着便不免要飲泣！

或人的悲哀

第一次，使我懺悔的事情，就是我們在紫藤花架下，那幾張石頭椅子上坐着，你和心印談人生究竟的問題，你那時很鄭重的說：『人生那里有究竟！一切的事情，都不過像演戲一般，誰不是塗着粉墨，戴着假面具上場呢？……』後來你又說：『梅生和昭仁他們一場定婚；又一場離婚的事情，簡直更是告訴我們說：人事是作戲，就是神聖的愛情，也是靠不住的，起初大家十分愛戀的定婚，後來大家又十分憎惡的離起婚來。一切的事情，都是靠不住的。』心印聽了你的話，她便決絕的說：『我們遊戲人間吧！』我當時雖然沒有開口，給你們一種明白的表示，但是我心裏更決絕的，和心印一樣，要從此遊戲人間了！

從那天以後，我便完全改了我的態度；把從前冷靜考慮的心思，都收起來，只一味的放蕩着，——好像沒有目的地的船，在海洋中飄泊，無論遇到怎麼大的難事；我總是任我那時情感的自然，喜怒哀罵都無忌憚了！

有一天晚上，我獨自坐在冷清清的書房裏，忽然張升送進一封信來，是叔和來的。他說：他現在很悶，要我這里談談，問我有工夫沒有？我那時毫不用考慮，就回了他一封說：『我正冷清得苦；你來很好！』不久叔和真來了，我們隨意的談話，竟銷磨了四點多鐘的光陰；後來他走了，我心裏忽然一動，我想今天晚上的事情，恐怕有些太欠考慮吧？……但是已經過去了！況且我是遊戲人間呢！我轉念到這里，也就安貼了。

誰知自從這一天以後，叔和便天天寫信給我，起初不過談些學術上的問題，我也不以為奇，有來必回，最後他忽然來了一封信說：『我對於你實在是十三分的愛慕；現在我和吟雪的婚事，已經取消了，希望你不要使我失望！』

KY！別人不知道我的為人，你總該知道呵！我生平最恨見異思遷的人，況且吟雪和我也有一面之緣；總算是朋友，誰能作此種不可思議的事呢？當時我就寫

了一封信，痛痛地拒絕他了。但是他仍然糾纏不清，常常以自殺來威脅我，使我脆弱的心靈，受了非常的打激！每天裏，寸腸九迴，既恨人生多罪惡！又悔自家太孟浪！  
咳！K Y！我失眠的病，就因此而起了！現在更蔓延到心臟了！昨天醫生用聽筒聽了聽，他說很要小心，節慮少思，或者可以望好，咳！K Y！這種種色色的事情，怎能使我  
不思呢？

明天我打算搬到婦嬰醫院去，以後來信，就寄到那邊第二層樓十五號房間；  
寫得乏了！再談吧！

你的朋友亞俠六月十日

親愛的K Y：

我報告你一件很好的消息，我的心臟病，已漸漸好了！失眠也比從前減輕，從前每一夜裏，至多祇睡到三四個鐘頭；就不能再睡了。現在居然能睡到六個鐘

頭，我自己真覺得歡喜，想你也一定要爲我額手稱賀！是不是？

我還告訴你一件事；這醫院裏有一個看護婦劉女士，是一個最篤信宗教的人，她每天從下午兩點鐘以後，便來看護我，她爲人十分和藹，她常常勸我信教；我起初很不以爲然，我想宗教的信仰，可以遮蔽真理的發現；不過現在我卻有些相信了！因爲我似乎知道真理是尋不到，不如暫且將此心寄託於宗教，或者在生的歲月裏，不至於過分的苦痛！

昨天夜裏，月色十分清明，我把屋裏的電燈擰滅了；看那皎潔的月光，慢慢透進我屋裏來；劉女士穿了一身白衣服，跪在床前低聲的禱祝，一種懇切的聲音，直接透過我的耳膜，深深地侵進我的心田裏，我此時忽感一種不可思議的刺激，我覺得月光帶進神秘的色采來，罩住了世界上的一切，我這時雖不敢確定宇宙間有神，然而我卻相信，在眼睛能看見的世界以外，一定還有一個看不見的世界了。



我這一夜，幾乎沒閉眼，怔怔想了一夜，第二天我的病症又添了！不過我這時徬徨的心神好像有了歸着，下午睡了一覺，現在已經覺得十分痊愈了！馬大夫也很奇怪我好得這麼快，他說若以此種比例推下去——沒有變動；再有三四天，便可出院了。

今天心印來看我一次，她近來顏色很不好！不知道有甚麼病，你有工夫可以去看看她，大約她現在徬徨歧路；必定很苦！

你昨天叫人送來的一束蘭花；今天還很有生氣，這時他正映着含笑的朝陽，更顯得精神百倍，我希望你前途的幸福也和這花一樣燦爛！再談，祝你康健！

亞俠七月六日

KY 吾友：

我現在真要預備到日本去找我的哥哥，因為我自從病後便不耐幽居，聽說

蓬萊的風景佳絕，我去散散心，大約病更可以除根了。

我希望你明天能來，因為我打算後天早車到天津乘長沙九東渡，在這里的朋友，除了你，和心印以外，還有文生，明天我們四個人，在我家裏暢敘一下罷！我這一走，大約總要半年纔能回來呢！

你明天來的時候，請你把昨天我叫人送給你看的那封心印的信帶了來，她那邊有一個問題——『名利的代價是什麼？』我當時心裏很煩，沒有詳細的回答她，打算明天見面時，我們四個人討論一個結果出來，不過這一個問題，又是和『人生究竟的問題』差不多，恐怕結果，又是悲的多，樂的少，噯！何苦呵！我們這些人，總是不能安於現在，求究竟——這於人類的思想，固然有進步，但是精神消磨得未免太多了……但望明天的討論可以得到意外的完滿就好了！

我現在屋子裏亂得不成樣子，箱子裏的東西亂七八糟堆了一床，我理得實

在心煩，所以跑到外書房裏來，給你們寫信，使我的眼睛不看見，心就不煩了！說到這里，我又想起一件事了。

KY！你記得前些日子；我們看見一個盲詩人的作品，他說：『中午的太陽，把世界和世界的一切驚異，指示給人們，但是夜，卻把宇宙無數的星，無際限的空間，——全生活，廣大和驚異指示給人們。白晝指示給人們的，不過是人的世界，黑暗和污穢。夜卻能把無限的宇宙指示給人們，那里有美麗的女神，唱着甜美的歌，溫美的雲，織成潔白的地氈，星兒和月兒，圍隨着低低地唱，輕輕地舞。』這些美麗的東西，豈是我們眼睛所能領略得到的呢？KY！我寧願作一個瞎子呢！倘若我真是個瞎子，那些可厭的雜亂的東西，再不會到我心幕上來了。但是不幸！我實在不是個瞎子，我免不了要看世界上種種的罪惡的痕迹了！

任筆寫來，不知說些什麼，好了！別的話留着明天面談吧！

KY呵！

亞俠九月二日

絲絲的細雨敲着窗子，密密的黑雲罩着天空，澎湃的波濤震動着船身；海天遼闊，四顧蒼茫，我已經在海裏過了一夜，這時正是開船的第二天早晨。

前夜，那所灰色牆的精緻小房子裏的四個人，握着手談着天何等的快樂？現在我是離你們一秒比一秒遠了！咳！爲什麼別離竟這樣苦呵！

我記得分別的那一天晚上，心印指着那迢迢的碧水說：『人生和水一樣的流動，歲月和水一樣的飛逝；水流過去了，不能再回來！歲月跑過去了，也不能再回來！希望亞俠不要和碧水時光一樣。早去早回！』啊！KY，這話真使我感動，我禁不住哭了！

你們送我上船，聽見汽笛嗚咽悲鳴着，你們便不忍再看我，忍着淚，急急轉過

頭走去了！我呢？怔立在甲板上；不住的對你們望，你們以為我看不見你們了，用手帕拭淚；偷眼往我這邊看，咳！KY，這不過是小別，便這樣難堪！以後的事情，可以設想嗎？

『名利的代價是什麼？』心印的答案：『愁苦勞碌。』你卻說：『是人生生命的波動；若果沒有這個波動，世界將呈一種不可思議的枯寂！』你們的話在我心裏；起伏不定的浪頭，在我眼底；我是浮沉在這波動之上，我一生所得的代價，只是愁苦勞碌。咳！KY！我心徬徨得很呵！往那條路上去呢？……我還是遊戲人間吧！

今天沒有什麼風浪，船很平穩，下午雨漸漸住了，露出流丹般的采霞，罩着炊煙般的軟霧；前面孤島隱約，彷彿一隻水鴉伏在那里。海水是深碧的；浪花湧起，好像田田荷叢中窺人的睡蓮。我坐在甲板上一張舊了的藤椅裏，看海潮浩浩蕩蕩，翻騰奔掀，心裏充滿了驚懼的茫然無主的情緒，人生的真象，大約就是如此了。

再有三天，就可到神戶；一星期後可到東京，到東京住什麼地方，現在還沒有定，不過你們的信，可寄到早稻田大學我哥哥那里好了。

我的失眠症，和心臟病，昨天夜裏又有些發作，大約是因為勞碌太過的緣故，今夜風平浪靜，當得一个好睡！

現在已經黃昏了。海上的黃昏又是一番景象，海水被紅日映成紫色，波浪被餘輝射成銀花，光華燦爛，你若是到了這裏，大約又要喜歡得手舞足蹈了！晚飯的鈴響了，我吃飯去，再談！

亞俠九月五日

KY 吾友：——

我到東京，不覺已經五天了。此地的人情風俗和祖國相差太遠了！他們的飲食，多喜生冷；他們的起居，都在席子上，和我們祖國從前席地而坐的習慣一樣，這

是進化呢？還是退化？最可厭的是無論到什麼地方，都要脫了鞋子走路；這樣赤足的生活，真是不慣！滿街都是吱吱咖咖木屐的聲音，震得我頭疼，我現在厭煩東京的紛紛攪攪，和北京一樣！浮光底下，所蓋的形形色色，也和北京一樣！莫非是都會的地方都是罪惡薈萃之所嗎？真是煩煞人！

昨天下午我到東洋婦女和平會去——正是他們開常會的時候，我因一個朋友的介紹，得與此會；我未到會以前，我理想中的會員們，精神的結晶，是純潔的，是熱誠的。及至到會以後，所看見的婦女，是滿面脂粉氣，貴族式的夫人小姐；她們所說的和平，是片面的，就和那冒牌的共產主義者，只許我共他人之產，不許人共我的產一樣。KY！這大約是：人世間必不可免的現象吧！

昨天回來以後，總念念不忘日間赴會的事，夜裏不得睡，失眠的病又引起了！今天心臟，覺得又在急速的跳，不過我所帶來的藥，還有許多，吃了一些，或者不至

於再患。

今午吃完飯後，我跟着我哥哥，去見一位社會主義者，他住的地方，離東京很遠，要走一點半鐘。我們一點鐘，從東京出發，兩點半到那里；那地方很幽靜，四圍種着碧綠的樹木和菜蔬，他的屋子就在這萬綠叢中。我們剛到了他那門口，從他房子對面，那個小小草棚底下，走出兩個警察來，盤問我們住址、籍貫、姓名與這個社會主義者的關係。我當時見了這種情形，心裏實感一種非常的苦痛，我想這些，鞏固各人階級和權利的自私之蟲，不知他們造了多少罪孽呢？KY呵！那時我的心血沸騰了！若果有手槍在手，我一定要把那幾個借強權干涉我神聖自由的惡賊的胸口，打穿了！

麻煩了半天，我們纔得進去，見着那位社會主義者；他的面貌很和善，但是眼神卻十分沈着。我見了他，我的心彷彿熱起來了！從前對於世界所抱的悲觀而釀



成的消極，不覺得變了！這時的亞俠，只想用彈藥炸死那些妨礙人們到光明路上去的障礙物，KY！這種的狂熱，回來後想想，不覺失笑！

今天我們談的話很多，不過卻不能算是暢快；因為我們坐的那間屋子的窗下，有兩個警察在那里監察着；直到我們要走的時候，那位社會主義者纔說了一句比較暢快的話，他說：『爲主義犧牲生命，是最樂的事，與其被人的索子纏死，不如用自己的槍，對準喉嚨打死！』KY！這話的味道，何其雋永呵！

晚上我哥哥的朋友孫成來談，這個人很有趣，客中得有幾個解悶的，很不錯！寫得不少了，再說罷！

亞俠九月二十日

KY呵！

我現在不幸又病了！仍舊失眠，心臟跳動，和在京時候的程度差不多。前三天搬進松井醫院，作客的人病了，除了哥哥的慰問外，還有誰來看視呢！況且我的病

又是失眠，夜裏睡不着，兩隻眼看見的，是桌子上的許多藥瓶，藥末的紙包，和那似睡非睡的電燈，燈上罩着深綠的罩子，——醫生恐光線太強，於病體不適的緣故。——四圍的空氣，十分消沉，暗淡。耳朵所聽見的，是那些病人無力的呻吟；淒切的呼喚，有時還夾着隱隱地哭聲！

KY！我彷彿已經明白死是什麼了！我回想在北京婦嬰醫院的時候看護婦劉女士告訴我的話了；她說：『生的時候，作了好事，死後便可以到上帝的面前，那里是永久的樂園，沒有一個人臉上有愁容，也沒有一個人掉眼淚！』KY！我并不是信宗教的人，但是我在精神徬徨無着處的時候，我不能不尋出信仰的對象來；所以我健全的時候，我只在人間尋道路，我病痛的時候，便要在人間之外的世界，尋新境界了。

這幾天，我一閉眼，便有一個美麗的花園，——意象所造成的花園，立在我面

前，比較人間無論那一處都美滿得多；我現在只求死，好像死比生要樂得多呢！

人間實在是虛偽得可怕！孫成和繼梓——也是在東京認識的，我哥哥的同學；他們兩個爲了我這個不相干的人，互相猜忌，互相傾軋，有一次，恰巧他們兩人，不約而同時都到醫院來看我，兩個人見面之後，那種嫉妒仇視的樣子，竟使我失驚！KY我這時纔恍然明白了！人類的利己心，是非常可怕的！並且他們要是歡喜什麼東西，便要據那件東西爲己有！

噯！我和他們兩個，只是淺薄的友誼，那里想到他們的貪心，如此利害！竟要作成套子，把我束住呢？KY！我的志向你是知道的，我的人生觀你是明白的，我對於我的生，是非常厭惡的！我對於世界，也是非常輕視的，不過我既生了，就不能不設法不虛此生！我對於人類，抽象的概念，是覺得可愛的，但對於每一個人，我終覺得是可厭的！他們天天送鮮花來，送糖果來，我因爲人與人必有交際，對於他們的友

誼，我不能不感謝他們！但是照現在看起來，他們對於我，不能說不是另有作用呵！

K Y！你記得，前年夏天，我們在萬牲園的那個池子旁邊釣魚，買了一塊肉，那時你會對我說：『亞俠！作人也和作魚一樣，人對付人也和對付魚一樣！我們要釣魚，拿他甘心，我們不能不先用肉去引誘他，他要想吃肉，就不免要爲我們所甘心了！』這話我現在想起來，實在佩服你的見識，我現在是被釣的魚，他們是要搶着釣我的漁夫，K Y！人與人的交際不過如此呵！

心印！昨天有信來，說她現在十分苦悶，知與情常常起劇烈的戰爭！知戰勝了，便要沉於不得究竟的苦海，永劫難回！情戰勝了，便要沉淪於情的苦海，也是永劫不回！她現在大有自殺的傾向，她這封信，使我感觸很深！K Y！我們四個人，除了文生尚有些勇氣奮鬪外，心印你我三個人，困頓得真苦呵！

我病中的思想分外多，我想了便要寫出來給你看，好像二十年來，茹苦含辛

的生活，都可以在我給你的信裏尋出來。

K|Y|奇怪得很！我自從六月間病後，我便覺得我這病是不能好的，所以我有一次和你說，希望你，把我從病時，給你的信，要特別留意保存起來……但是死不死，現在我自己還不知道，隨意說說，你不要因此悲傷吧！有工夫多來信，再談。祝你快樂！

K|Y|

亞俠十一月三日

讀你昨天的來信，實在叫我不忍！你爲了我前些日子的那封信，竟悲傷了幾天！K|Y|我實在感激你！但是你也太想不開了！這世界不過是個寄旅，不只我要回去，便是你、心印、文生——無論誰？遲早都是要回去的呵！我現在若果死了，不過太早一點。所以你對於我的話，十分痛心！那你何妨，想我現在是已經百歲的人，我便是死了，也是不可逃數的，那也就沒有什麼可傷心了！

這地方，實在不能久住了！這里的人，和我的隔膜更深，他們站在橋那邊；我站在橋這邊；要想握手是很難的，我現在決定回國了！

昨天醫生來說：我的病很危險！若果不能摒除思慮，恐怕沒有好的希望！我自己也這樣想，所以我不能不即作歸計了！我的姑媽，在杭州住，我打算到她家去，或者能借天然的美景，療治我的沉痾，我們見面，大約又要遲些日子了。

昨夜我因不能睡，醫生不許我看書，我更加思前想後的睡不着，後來我把我  
的日記本，拿來偷讀，當時我的感觸和回憶的熱度，都非常利害，我顧不得我的病  
了！我起來把筆作書，但是寫來寫去，都寫不上三四個字，便寫不下去了，因又放下  
筆，把日記本打開細讀，讀到三月十日，我給心印的信上面，有幾首詩說——

「我在世界上，

不過是浮在太空的行雲！

一陣風便把我吹散了，  
還用得着思前想後嗎？

『假若智慧之神不光顧我，

苦悶的眼淚

永遠不會從我心裏流出來呵！』

這一首詩可以爲我矛盾的心理寫照；我一方說不想什麼，一方卻不能不想什麼，我的眼淚便從此流不盡了！這種矛盾的心理，最近更利害，一方面我希望病快好，一方面我又希望死，有時覺得死比什麼都甜美！病得利害的時候，我又懼怕死神果真來臨！K Y 呵！死活的謎，我始終猜不透！祇有憑造物主的支配罷了！

我的行期，大約是三天以內，我在路上，或者還有信給你。

現在天氣漸漸冷了。長途跋涉，誠知不宜，我哥哥也曾阻止我，留我到了春天再走，但是K Y！我心裏的祕密，誰能知道呢？我當初到日本去，是要想尋光明的花園，結果只多看了些人類偏狹心理的怪現狀！他們每逢談到東亞和平的話，他們便要眉飛色舞的說：這是他們唯一的責任，也是他們唯一的權利！歐美人民是不容染指的。他們不用鏡子，照他們魑魅的怪狀，但我不幸都看在眼裏，印在心頭，我怎能不思慮我的病如何不添重？我不立刻走，怎麼過呢？

況且我的病，能好不能好，我自己毫無把握！我固然是厭惡人間，但是我活了二十餘年，我究竟是個人，不能沒有人類的感情，我還有母親，我還有兄嫂，他們和我相處很久；我要走了，也應該和他們辭別，我所以等不到春天，就要趕回來了！

我到杭州住一個禮拜，就到上海去，若果那時病好了，當到北京和你們一會。我從五點鐘，給你寫信，現在天已大亮了！醫生要來，我怕他責備我，就此擱筆。



吧！

亞俠十二月五日

親愛的K|Y！

我離東京的時候，接到你的一封信，當時忙於整理行裝，沒有覆你，現在我到杭州了。我姑媽的屋子，正在湖邊，是一所很精緻的小樓；推開樓窗，全湖的景色，都收入腦海，我疲病之身，受此自然的美麗的沐浴，覺得振刷不少！

湖上天氣的變幻，非常奇異，我昨天到這里，安頓好行李，我便在這窗前的藤椅上坐下，我看見湖上的霧，很快——大約五分鐘的工夫，便密密霧起，四圍的山，都慢慢地模糊了。跟着淅淅瀝瀝的雨點往下洒，游湖的小船，被雨打得船身左右震盪，但是不到半點鐘，雨住雲散，天空飛翔着鮮紅的彩霞，青山也都露出格外翠碧的色彩來。山澗裏的白雲，隨風嫵娜，真是如畫境般的湖山，我好像作了畫中的無愁童子，我的病似乎好了許多。

我姑媽家裏的表兄，名叫劍楚的，我們本是幼年的伴侶；但是隔了五六年不見，大家都覺得生疏了！這時他已經有一個小孩子，他的神氣，自然不像從前那樣活潑，不過我苦悶的時候，還是和他談談說說覺得好些（十二月二十日寫到此）

KY！我寫這封信的一半，我的病又變了！所以直寫了五天，才能繼續着寫下去，唉！KY！你知道惡消息又傳來了！

我給你寫信的那天晚上，——我纔寫了上半段，劍楚來找我他說：『唯逸已於昨晚死了！』唉！KY！這是什麼消息？你回想一年前，我和你說唯逸的事情，你能不惘然嗎？唯逸他是極有志氣的青年，他熱心研究社會主義，他曾決心要爲主義犧牲，但是他因爲失了感情的慰藉，他竟抑抑病了，昨晚竟至於死了。

他有一封信給我，寫得十分淒楚，裏頭有一段說：『亞俠自從前年夏天起，我便種了病的因，只因爲認識了你……但是我的環境，是不容我起奢望的，這是知

識告訴我，不可自困！然而我的精神，從此失了根據，我覺得人生真太乾枯！我本身失去生活的趣味，我何心去助增別人的生活趣味？爲主義犧牲的心，抵不過我厭生的心……但是我也不願意作非常的事，爲了感情，犧牲我前途的一切！且知你素來潔身自好，我也決不忍因愛你故，而害你，但是我終放不下你！亞俠現在病已深入了！我深藏心頭的祕密，纔敢貢諸你的面前！你若能爲你忠心的僕人，叫一聲可憐！我在九泉之靈也就榮幸不少了……」唉！KY！遊戲人間的結果，只是如此呵！

呵！  
我失眠兩天了！昨天還吐了幾口血，現在疲乏得很！不知道還能給你幾封信呵！  
亞俠伏枕書十二月二十五日

KY親愛的朋友：

在這一個星期裏，我接到你兩封信，心印和文生各一封信，但是我病了，不能

回你們！

唉！KY！我想不到，我已經不能回上海了！也不能到北京了！昨天我姑媽打電報給我的家裏，今天我母親嫂嫂已經來了！她們見了我，只是掉眼淚，我的心也未嘗不酸！但是奇怪得很！我的淚泉，不知在什麼時候已經乾枯了？

自從上禮拜起，我就知道我的病，是不能好了！我便把我一生的事情，從頭回想一遍，拉雜寫了下來！現在我已經四肢無力，頭腦作痛，眼光四散，我不能寫了！

.....

『我一生的事情，平常得很！沒什麼可記，但是我精神上起的變化，却十分劇烈；我幼年的時候，天真爛漫，不知痛苦，到了十六歲以後，我的智情都十分發達起來，我中學畢業以後，我要到西洋去留學，因為種種的關係，作不到，我要投身作革命黨，也被家庭阻止，這時我深嚐苦痛的滋味！』

但是這些磨折，尚不足以苦我！最不幸的，是接二連三，把我陷入感情的漩渦，使我欲拔不能！這時一方，又被知識苦纏着，要探求人生的究竟，化費了不知多少心血，也求不到答案！這時的心，徬徨到極點了，不免想到世界既是找不出究竟來，人間又有什麼生的價值呢？努力奮鬥，又有什麼結果呢？並且人生除了死，沒有更比較大的事情，我既不怕死，還有什麼事不可作呢？……唉！這時的我，幾乎深陷墮落之海了！……幸一方面好強的心，很占勢力，當我要想放縱性慾的時候；他在我頭上，打了一棒，我不覺又驚醒了！不敢往這里走，但是究竟往什麼地方去呢？我每天夜裏，睡在床上，殫精竭慮的苦事搜求，然而沒有結果！

我在極苦痛的時候，我便想自殺，然而我究竟沒有勇氣！我否認世界的一切；於是我便實行我遊戲人間的主義，第一次就失敗了！接二連三的，失敗了五六次！唯逸因我而死！叔和因我而病！我何嘗遊戲人間？只被人間遊戲了我！……自身的

究竟，既不可得，茫茫前途，如何不生悲悽之感！

唉！天乎！不可治的失眠病，從此發生心臟病，從此種根！顛頓了將及一年，現在將要收束了！

今夜他們都睡了，更深人靜，萬感叢集！——雖沒死的勇氣，然而心頭如火煎逼！頭腦如刀劈，劍裂！我縱不欲死，病魔亦將纏我至於死呵！死神還不降臨我？實在等不得了！這時我努力爬下床來，抖戰的兩腿，使我自己驚異！這時窗子外面，射進一縷寒光來，湖面上銀花閃爍，我曉得那湖底下朱紅色的珊瑚床，已爲我預備好了！雲母石的枕頭；碧綠青苔泥的被褥，件件都整理了……我回去吧！唉！親愛的母親！嫂嫂！K Y……再見吧！』

我表姊，昨夜不知什麼時候，跳在湖心死了！她所寫的信，和她自己的最後的

一頁日記，都放在枕邊。唉！湖水森寒，從此人天路隔！K Y 姊呵；我表姊臨命時候，瘦弱的可憐的影子，永遠深深刻在我腦幕上，今天晚上，我走到她住的屋子裏去，但見雪白的被單上，濺着幾滴鮮紅的血跡，那有我表姊的影子呢？我禁不住坐在她往日常坐的那張椅子上，痛哭！

她的尸首，始終沒有撈到，大約是沈在湖底，或者已隨流流到海裏去了。

她所有的東西，都收拾好，交給我舅母帶回去，有一本小書——生之謎，上面寫着留給你作紀念品的，我現在由郵寄給你，望你好好保存了吧！

亞俠的表妹附書。一月九日。

## 淡 漠

西 諦

她近來漸漸的沈鬱寡歡，什麼事也懶得去做，平常最喜歡聽的西洋文學史的課，現在也不常上堂了。平常她最活潑，最願意和幾個同學在草地上散步，或是沿着柳陰走着，或是立在紅欄杆的小橋上，凝望着被風吹落水面的花瓣，隨着水流去，現在她祇整天的低了頭坐着，懶說懶笑的，什麼地方也不去走。她的同學們都覺察出她的異態。尤其是她最好的女同學梁芬和周好之替她很擔心。問她又不肯說什麼話。任她們說種種安慰的話，想種種法子去逗她開心，她祇是淡漠的毫不受感動。

有一天，梁芬手裏拿着一封從上海來的信，匆匆的跑來向她說道：

『士貞，你的芝清又有信給你了，快看，快看！』



她懶懶的把信接過來，拆開看了，也不說什麼話，便把牠塞在衣袋裏。

梁芬打趣她道：「怎麼？芝清來信，你應該高興了！怎麼不說話？」

她也不答理她，祇是搖搖頭。

梁芬覺得沒趣，安慰了她幾句話，便自己走開去了。

她又從衣袋裏把芝清的信取出看了一遍，覺得無甚意思，便又淡漠的把牠拋在桌上。

無聊的煩悶之感，如黴菌似的爬佔在她的心全部。桌上花瓶裏插着幾朵離枝不久的紅玫瑰花；日光從綠沈沈的梧桐樹陰的間隙中射進房裏，一個校役養着的黃鶯的鳥籠，正掛在她窗外的樹枝上，黃鶯在籠裏宛轉的吹笛似的歌唱着。她什麼也聽不見，看不見，祇是悶悶的沈入深思之中。

她自己也深深的覺察到自己心的變異。她不知道爲什麼近來淡漠之感，竟

這樣堅固而深刻的攀據在她的心頭？她自己也暗暗的着急，極想把牠泯滅掉。但是她愈是想泯滅了牠，牠却愈是深固的占領了她的心，如午時山間的一縷炊煙，總在她心上裊裊的吹動。

她在半年以前，還是很快活的，很熱情的。

她和芝清認識，是兩年以前的事。那時他們都在南京讀書。芝清是南京學生聯合會的主席，她是女師範的代表。他們會見的時候很多，談話的機會也很多。他們都是很活潑，很會發議論的。芝清主張教育是神聖的事業；我們無論是爲了人類，爲了國家，都應該竭力去倡辦一種理想的學校，以教育第二代的人民。有一次，他們坐在草地上閑談，芝清又慨然的說道：

『我家鄉的教育極不發達。沒有人肯犧牲了他的前途，爲兒童造幸福。所有的小學教員，都是家貧不能升學，借教育事業以搪塞家人，以免被鄉人譏爲在家

坐食的。他們那里會有真心，又那里有什麼學識辦教育？我畢業後定要捐棄一切，專心在鄉間辦小學。我家有一所房子，建築在山上，四面都是竹林圍着，登樓可以望見大海。溪流正經過門前，坐溪旁石上，可以看見溪底的游魚；夏天臥樹陰下，靜聽淙淙的水聲，真是「別有天地非人間」。屋後又有一塊大草地，可以做操場。真是天然的一所好學校呀！祇……」他說時，臉望着她，如要探索她心裏的思想似的，停了一會，便接下去說道：

「祇可惜同志不容易找得到。在現在的時候，誰也是爲自己的前途奔跑着，鑽營着，豈肯去做這種高潔的事業呢？文貞！你畢業後想做什麼呢？」

她低了頭並不回答他，但心裏微微的起了一種莫名的擾動，她的臉竟漲得紅紅的。

沈默了一會，她才低聲說道：

「這種理想生活，我也很願意加入，祇不知道畢業後有阻力沒有？」  
芝清的手指，這時無意中移近她的手邊，輕輕的接觸着，二人立刻都覺得有種熱力沁入全身心，臉都變了紅色。她很不好意思的慢慢的把手移開。

經了這次談話後，他們的感情便較前親摯了許多。同事的人，看見這種情形，都紛紛的議論着。他們祇得竭力檢點自己的行跡，見面時也不大談話；祇是通信却較前勤得多了，幾乎每天都有一封信來往。

他們心裏都感到一種甜蜜的無上的快樂。同時，却因不能常常見面，見面時不能談話，心裏又未免時時有點難過。

她從他的朋友那里，得到他已經結過婚的消息。他也從她的朋友那里，知道她是已經和一位姓方的親戚訂過婚的。雖然他們因此都略略的有些不高興，都想竭力的各自避開了，預防將來生什麼惡果，然而他們總不能却除他們的戀感，

似乎他們各有一絲不可見的富於感應的線，繫住在彼此的心上。愈是隔離得久遠，想念之心愈是強烈。

時間流水似的滾流過去，他們的這種戀感，潛入身心也愈深愈固。他們很憂懼。預防的惡果的實現，祇是時間上的問題。他們似乎時時刻刻都感有一種潛隱的神力，要推逼他們成爲一體。他們心裏時時刻刻都帶着悽然的情感，各有滿肚子的話要待見面時傾吐，而終無見面的機會；便是見面了，也不像從前的健談，誰都默默的，什麼話也說不出，四目相對了許多，到了別離時，除了虛泛的問答外，仍舊是一句要說的話也沒有訴說出來。

他們都覺得這種情況是決不能永久保持下去的。

他們便各進行，要把各自的婚姻問題先解決了。在道德上，在法律上，都是應該什麼樣做的。

他的問題倒不難解決，他的妻子是舊式的婦人。當他提出離婚的要求時，她不反抗，也不答應，祇是低聲的哭，怨嘆自己的命運。後來他們的家庭，被芝清逼促得無可如何，便由兩方的親友出面，在表面上算是完全答應了芝清的要求。不過她不愿意回娘家，仍舊是住在他的家裏，做一個食客。芝清的事總算是宣告成功了。

解決她的問題，却有些不容易。她與她的未婚夫方君訂婚，原是他們自己主動的。他們是表兄妹。她的母親是方君的二姨母。他們少時便在一起遊戲，在同一的私塾裏讀書。後來他們都進了學校。當他在中學畢業時，她還在高等小學二年級裏讀書。

五年前的暑假，他們同在他們的外祖父家裏住。這時她正考好畢業。他們互相愛戀着。他私向她求婚，她羞澀的答應了他。後來他要求他母親向

姨母提求正式婚議。他們都答應了。他們便訂了正式的婚約。她很滿意；他在本城是一個很活動的人物，又是很有才名的。

暑假後，她很想再進學校，他便極力的幫助她。她到了南京，進了女子師範。他們的感情極好，通信極勤。遇到暑假時，便回家相見。

自五四運動爆發後，他們的這種境况便完全變異了。她因為被選為本校的代表，出席於學生會之故，眼光擴大了許多，思想也與前完全不同，對於他便漸漸的感得不滿意。後來，她和芝清生了戀愛，對於他更是隔膜。通信也不如從前的勤了。他來了三四封信，她總推說學生會事忙，祇寥寥的勉強的覆了幾十字給他。暑假裏也不高興回去。方君寫了一封極長的信給她，訴說自己近來空了一場大病，因為怕她着急，所以不敢告訴她。現在已經好了，請她不要望念。又說，他現在承縣教育的推薦，已被任為第三高等小學的校長。極希望她能夠在假期內回來一次。

他有許多話要向她訴說呢！但她看了這封信後，祇是很淡漠的，似乎信上所說的話，與她無關。她自己也覺得她的感情現在有些變異了！她很害怕；她知道這種淡漠之感是極不對的。她也曾幾次的想制止自己的對於芝清的想念，而竭力恢復以前的戀感。但這是不可能的。她愈是搜尋，牠愈是逃匿得不見蹤痕。

她在良心上，確然不忍背棄了方君，但同時她爲將來的一生的幸福計，又覺得方君的思想，已與自己不同，自己對於他的愛情又已漸漸淡薄，即使勉強結合，將來也決不會有好結果的；似不應爲了道德的問題，犧牲自己一生的幸福。

這種道德與幸福的交關，在她心裏擾亂了許久。結果，畢竟是幸福戰勝了她。便寫了一封信，說了種種理由，告訴方君，暑假實不能回去。

她與芝清的事，漸漸的由朋友之口，傳入方君之耳，他便寫了許多責難的信來。這徒然增加她對他的惡感。最後，她不能再忍受，便詳詳細細的寫了一封長信，



述說自己的思想與志願，並堅決的要求他原諒她的心，答應她解除婚約的要求。隔了幾天，他的回信來了，祇寫了幾個字：

『玉已缺不能復完，感情已變不能復聯。解除婚約，我不反對。請直接與母親及姨母商量。』

這又是一個難關。親子的愛與情人的愛又在她心上交關着。她知道母親和姨母如果聽見了這個消息，一定要十分傷心的。她不敢使他們知道，但又不能不使她們知道。躊躇了許久，只得硬了頭皮，寫信告訴她母親與表兄解約的經過。

她母親與她姨母果然十分的傷心，寫了許多信勸他們，想了種種方法來使他們復圓。後來還是方君把一切事情都對她們說了，並且堅決的宣誓不願再重合，她們才死了心，答應他們的解約。

他們的問題都已解決，便脫然無累的宣告共同生活的開始。

雖然有許多入背地裏很不滿他們的舉動，但卻沒有公然攻擊的。他們對於這種誹議，却毫不介意；祇是很順適的過着他們甜蜜美滿的生活。

他們現在都相信人生便是戀愛，沒有愛便沒有人生了。他們常常坐在一張椅子上看書，互相假靠着，心裏甜蜜蜜的。有的時候，他們乘着晴和的天氣，到野外去散步。菜花開得黃黃的，迎風起伏，如金色的波浪。野花的香味，一陣陣的送來，覺得精神格外爽健。他們這時便開始討論將來的生活問題，憑着他們的理想，把一切計劃都打得妥當。

一年過去，芝清已經畢業了。上海的一個學校，校長是他很好的朋友，便來請他去當教務主任。

「去呢，不去呢？」這是他們很費躊躇的問題。她的意思，很希望他仍在南京做事，她說：

「我們的生活，現在很難分開。而且你也沒有到上海去的必要。南京難道不能找到一件事麼？你一到上海，恐怕我們的計劃，都要不能實現了，還有……」

她說到這裏，吞吐的說不出話來，眼圈紅了，怔視着他，像臥在搖籃裏的嬰孩渴望他母親的撫抱，隔了一會，便把頭伏在他身上，泣聲說道：「我實在離不開你。」

他的心擾亂無主了。像拍小孩似的，他輕輕的拍着她的背臂，說道：「我也離不開你，這事，我們慢慢的再商量罷。」她擡起頭來；他們的臉便貼在一起，很久很久，才離開了。

他知道在南京很不容易找到事，就找到事也沒有上海的好。不做事原是可以，不過學校已經畢業，而再向家裏拿錢用，似乎是不很好出口。因此，他便立意要到上海去。她見他意向已決，便也不再攔阻他，祇是心裏深深的感到一種不可言說的悽慘，與從未有過的隔異。因此，不快活了好幾天。

芝清走了，她寂寞得心神不定，整天的什麼事也不做，課也不上，祇是沈沈的想念着芝清，每天都寫了極長的甜蜜的信給芝清，但是要說的話總是說不盡。起初，芝清的來信，也是同樣的密速與親切。後來，他因為學校上課，事務太忙，來信漸漸的稀少，信裏的話，也顯得簡硬而無情感。她心裏很難過，終日希望接得他的信，而信總是不常來；有信來的時候，她很高興的接着讀了，而讀了之後，總感得一種不滿足與苦悶。她也不知道這種情緒，是怎樣發生的。她原知道芝清的心，原想竭力原諒他的這種簡率，但這種不滿之感，總常常的魔鬼似的跑來扣他的心的門，任怎樣也斥除不去。

半年以後，她也畢業了。爲了升學與否的問題，她和芝清討論了許久許久。她的意見，是想照着預定的計劃，再到大學裏去讀書，而芝清則希望她就出來做事，在經濟上幫他一點忙。他並訴說上海生活的困難與自己勤儉不敢糜費，而尙十

分拮据的情形。她很不願意讀他這種訴苦的話。她第一次感到芝清的變異和利己，第一次感到芝清現在已成了一個現實的人，已忘淨了他們的理想計劃。她想着，心裏異常的不痛快。雖然芝清終於被她所屈服，然而二人却因此都未免有些芥蒂。她尤其感得痛苦。她覺得她的信仰已失去了，她的前途已如一片紅葉在湍急的濁流上飄泛，什麼目的都消散了。由彷徨而消極、而悲觀、而厭世，思想的轉變，如夏天的雨雲一樣快，此後她一個活潑潑的人便變成了一個深思的憂鬱病者。

有一天，她獨自在房裏，低着頭悶坐着，覺得很無聊，便提起筆來寫了一封信給芝清：

「我現在很悲觀！我正徘徊在生之迷途。我終日沈悶的坐在房裏，課也不常去上；便走到課堂裏，教師的聲音也如蠅蚊之鳴，只在耳邊擾叫着，一句也領會不得。

「我竭力想尋找人生的目的，結果却得到空幻與墳墓的感覺；我竭力想得到人生的趣味，却什麼也如飲死灰色的白湯，不惟不見甜膩之感，而且只覺得心頭作惡要吐。

「唉！芝清，你以為這種感覺有危險麼？是的，我自己也有些害怕，也想極力把牠撲滅掉。不過想盡了種種方法，結果却總無效，牠時時的來鞭打我的心，如春燕的飛來，在我心湖的綠波上，輕輕的掠過去，湖面立刻便起了圓的水紋，擴大開去，漾蕩得很久很久。沒等到水波的平定，牠又如魔鬼，變了一陣的涼颼，把湖水又都吹皺了。唉！芝清，你有什麼方法，能把這個惡魔除去了呢？

「親愛的芝清，我很盼望你能於這個星期日到南京來一次。我真是渴想見你呀！也許你一來，這種魔鬼便會逃去了。

「這幾天南京天氣都很晴朗，菊花已半開了。你來時，我們可以在菊園裏散

步一會，再到梧村吃飯，飯後登北極閣，你高興麼？」

她寫好了，又想不寄去；她想芝清見了信，不見得便會對她表親切的同情吧！雖然這樣想，却終於把信封上了，親自走到校門，把信拋入門口的郵筒裏。

她渴盼着芝清的覆信。隔了兩天，芝清的信果然來了。校役送這信給她時，她手指接着信，微微的顫抖着。

芝清的信很簡單，只有兩張紙。她一看，就有些不满意，他信裏說，她的悲觀都因平日太空想了之故。人生就是人生，不必問牠的究竟，也不必找牠的目的。我們做一天和尙撞一天鐘，低着頭辦事、讀書，同幾個朋友到外邊去散步遊逛，便什麼疑問也不會發生了。又說上海的生活程度，一天高似一天。他的收入却並不增加，所以近來經濟很困難。下月寄她的款還正在籌劃中呢。南京之行。因校務太忙，恐不能如約。

她讀完這封無愛感、不表同情的信，心裏深深的起了一種異樣的寂寞之感，把抽屜一開，順手把芝清的信拋進去。手支着頤，默默的悲悶着。

她現在完全失望了，她感得自己現在真成了一個孤寂無侶的人了；芝清，她現在已確然的覺得，是與她在兩個絕不相同的思想世界上了。

此後，她便不和芝清再談起這個問題。但她不知怎樣，總渴望的要見芝清。連寫了幾封信約他來，才得到他一封答應要於第二天早車來的快信。

第二天她起得極早，帶着異常的興奮，早早的便跑到車站上去接芝清。時間格外過去得慢；好不容易才等到火車的到站。她立在月臺上，靠近出口的旁邊，細細的辨認下車的人。如蟻般的人，一羣羣的走過去，只看不見芝清。月臺上的人漸漸的稀少了，下車的人，漸漸都走盡了。她又走到取行李的地方，也不見芝清，「難道芝清又爽約不來麼？也許一時疏忽，不會見到他，大概已經下車先到校裏去了。」



她心裏這樣的無聊的自慰着。立刻跑出車站，叫車回校。到校一問，芝清也沒有來。她心裏便強烈的感着失望的憤怒與悲哀。第二天芝清來了一封信，說因為校裏有緊急的事要商量，不能脫身，所以爽約，請她千萬原諒。她不理會這些話，只是低着頭自己悲抑着。

她以後便不再希望芝清來了。

她心裏除了淡漠與悽慘，什麼也沒有。她什麼願望都失掉了。生命於她如片枯黃的樹葉，什麼時候離開枝頭，她都願意。

## 六一姊

冰心女士

這兩天來，不知爲什麼常常想起六一姊。

她是我童年遊伴之一，雖然在一塊兒的日子不多，我却着實的喜歡她，她也盡心的愛護了我。

她的母親是菩提的乳母——菩提是父親朋友的兒子，和我的大弟弟同年生的，他們和我們是緊隣——菩提出世後的第三天，她的母親便帶了六一來。又過兩天，我偶然走過菩提家的廚房，看見一個八九歲的姑娘，坐在門檻上，臉兒不很白，而雙頰自然紅潤，雙眼皮，大眼睛，看見人總是笑。人家說這是六一的姊姊，都叫她六一姊。那時她還是天足，穿一套壓着花邊的藍布衣裳，很粗的辮子，垂在後面。我手裏正拿着兩串糖葫蘆，不由的便遞給她一串。她笑着接了，她母親叫她道

謝，她只看着我笑，我也笑了，彼此都覺得很腩腆。等我吃完了糖果，要將那竹簽兒扔去的時候，她攔住我。一面將自己竹簽的一頭拗彎了，如同鉤兒的樣子，自己含在口裏，叫我也這樣做。一面笑說，『這是我們的旱烟袋。』

我用奇異的眼光看着她——當然我也隨從了，自那時起我很愛她。

她三天兩天的便來看她母親，我們見面的時候很多。她只比我大三歲，我覺得她是我第一個好朋友，我們常常有事沒事的坐在臺階上談話。——我知道六一是他爺爺六十一歲那年生的，所以叫做六一，但六一未生之前，她姊姊總該另有名字的。我屢屢問她，她總含笑不說。以後我彷彿聽得她母親叫她鈴兒，有一天冷不防我從她背後也叫了一聲，她連忙答應。回頭看見我笑了，她便低頭去弄辮子，似乎十分羞澀。我至今還不解是什麼緣故，當時只知道她怕聽「鈴兒」兩字，便時常叫着玩，但她并不惱我。

水天相連的海隅，可玩的材料很少，然而我們每次總有些新玩藝兒來消遣日子。有時拾些卵石放在小銅鑼裏，當雞蛋煮着。有時在沙上掘一個大坑，將我們的脚埋在裏面。玩完了，我站起來很坦然的，她却很小心地在岩石上蹴踏了會子，又前後左右的看她自己的鞋，她說『我的鞋若是弄贖了，我媽要說我的。』

還有一次，我聽人家說煤是樹木積壓變成的，偶然和六一姊談起，她笑着要做一點煤冬天燒。我們尋得了一把生鏽的切菜刀，在山下砍了些荆棘，埋在海邊沙土裏。天天去掘開看變成了煤沒有，五六天過去了，依舊是荆棘。以後再有人說煤是樹木積壓成的，我總不信。

下雨的時候，我們便在廊下「跳遠」玩，有時跳得多了，晚上睡時覺得脚後跟痛，但我們仍舊喜歡跳。有一次我的乳娘看見了，隔窗叫進我去，說『她是什麼人？你是什麼人？』天天只管同鄉下孩子玩！姑娘家跳跳鑽鑽的，也不怕人笑話！我乍

一聽說，也便不敢出去，次數多了，我也有些氣忿，便道：『她是什麼人？鄉下孩子也是人呀！我跳我的，我母親都不說我，要你來管做什麼？』一面便掙脫出去。乳娘笑着擰我的臉，說：『你真個學壞了！』

以後六一姊長大了些，來的時候也少了。她十一歲那年來的時候，她的腳已經裹尖了，穿着一雙青布扎紅花的尖頭高底鞋。女僕們都誇贊她，說：『看她媽不在家，她自己把腳裹的多小呀！這樣的姑娘，真不讓人費心。』我愕然，背後問她說：『虧你怎麼下手，你不怕痛麼？』她搖頭笑說：『不，』隨後又說：『痛也沒有法子，不裹叫人家笑話。』

從此她來的時候，也不能常和我玩了。只挪過一張矮凳子，坐在下房裏，替六一漿洗小衣服，有時自己扎花鞋。我在門外沙上玩，她只扶着門檻站着看。我叫她出來，她說：『我跑不動。』——那時我已起首學做句子，讀整本的書了，對於事物

的興味，漸漸的和她兩樣。在書房窗內看見她來了，又走進下房裏，我也只淡淡的，并不像從前那種着急恨不得一時出去見她的樣子。

菩提斷了乳，六一姊的母親便帶了六一走了。從那時起，自然六一姊也不再來。——直到我十一歲那年，到金鈞寨看社戲去，纔又見她一面。

我看社戲，幾乎是年例，每次都是坐在正對着戲臺的蓆棚底下看的。這座棚是曲家搭的，他家出了一個副榜，村裏要算他們最有聲望了。從我們樓上可以望見曲家門口和祠堂前兩對很高的旗杆，和海岸上的魁星閣。這都是曲副榜中了副榜以後，纔建立起來的。金鈞寨得了這些點綴，觀瞻頓然壯了許多。

金鈞寨是離我們營壘最近的村落，四時節慶，不免有餽贈往來。我曾在父親桌上，看見曲副榜寄父親的一封信，是五色信紙寫的，大概是說沿海不靖，要請幾名兵士保護鄉村的話。內中有「諺云……」足下乃今日之大樹將軍也，小草依

依，尙其庇之……」——「諺云」底下是什麼，我至終想不起來，只記得紙上龍蛇飛舞，筆勢很好看的。

社戲演唱的時候，父親常在被請參觀之列，我便也跟了去，坐在父親身旁看。我矮，看不見，曲家的長孫還因此出去踢開了棚前土階上列坐的鄉人。

實話說，對於社戲，我完全不感興趣，往往看不到半點鐘，便纏着要走，父親也藉此起身告辭。——而和六一姊會面的那一次，不是在棚裏看，工夫却長了些。

那天早起，在書房裏，已隱隱聽見山下鑼鼓喧天。下午放學出來，要回到西院去，剛走到花牆邊，看見余媽抱着膝坐在樓下台階上打盹。看見我便一把拉住笑說，「不必過去了，母親睡覺呢。我在這裏等着領你聽社戲去，省得你一個人在樓上看海怪悶的。」我知道是她自己要去看，却拿我作盾牌，但我在書房坐了一天，也正懶懶的，便任她攆了我的手，出了後門，夕陽中穿過麥隴，斜坡上走下去，已望見

戲臺前黑壓壓的人山人海。賣雜糖雜餅擔子前，都有百十個村童圍着，亂烘烘的笑鬧，牆邊一排排的板凳上，坐着粉白黛綠，花枝招展的婦女們，笑語盈盈的不休。我覺得瑟縮，又不願擠過人叢，拉着余媽的手要回去。余媽俯下來指着對面叫我看，說：『已經走到這里了——你看六一姊在那邊呢，過去找她說話去。』我抬頭一看，棚外左側的牆邊，穿着新藍布衫子，大紅褲子，盤腿坐在長板條的一端，正回頭和許多別的女孩子說話的，果然是六一姊。

余媽半推半挽的把我撮上棚邊去，六一姊忽然看見了，頓時滿臉含笑的站起來，讓『余大媽這邊坐，』一面緊緊的握我的手，對我笑，不說什麼話。

一別三年，六一姊的面龐稍稍改了，似乎臉兒長圓了些，也白了些，樣子更溫柔好看了。我一時也沒有說什麼，只看着她微笑她拉我在她身傍半倚的坐下，附耳含笑說：『你也高了好些——今天怎麼又高興出來走走？』



當我們招呼之頃，和她聯坐的女孩子們都注意我——這時我願帶紋一個  
人兒，我腦中常有她的影子，後來看書一看到苧蘿村和西施字樣，我立刻就聯憶  
到她，也不知是什麼緣故。她是那天和六一姊同坐的女伴中之一，只有十四五歲  
光景，身上穿着淺月白竹布衫兒，襟角上繡着卍字，綠色的褲子，下面是紮腿，桃紅  
扎青花的小腳鞋。頭髮不很青，却是很厚。水汪汪的一雙俊眼，又紅又小的嘴唇，淨  
白的臉上，薄薄的搽上一層胭脂。她顧盼撩人，一顰一笑，都能得衆女伴的附和。那  
種娟媚入骨的丰度的確是我過城市生活以前所見的第一美人兒。

到此我自己驚笑，只是那天那時的一瞥，前後都杳無消息。童稚爛漫流動的  
心，在無數的過眼雲烟之中，不知怎的就捉得這一個影子，自然不忘的到了現在。  
——生命中原有許多「不可解」的事！

她們竊竊的議論我的天足，又問六一姊我爲何不換衣裳出來聽戲。衆口紛

紘，我低頭聽得真切，心中只怨余媽爲何就這樣的拉我出來，我身上穿的只是家常很素靜的衣服，在紅綠叢中，更顯得非常的黯淡。

百般局促之中，只聽得六一姊從容的微笑說：『值得換衣服麼？她不到棚裏去，今天又沒有什麼大戲。』一面用圍攬着我的手，撫我的肩兒，似乎教我抬起頭來的樣子。

我覺得臉上紅潮立時退去，心中十分感激六一姊輕輕的便爲我解了圍。我知道這句話的分量，一切的不甯都恢復了，我暗地驚歎三年之別，六一姊居然是大姑娘了，她練達人情的話，居然能庇覆我！

戀戀的挨着她坐着，無聊的注目臺上，看見兩個婢女站在兩旁，一個皇后似的，站在當中，搖頭掩袖，啾啾的唱。她們三個珠翠滿頭，粉黛儼然，衣服也極其閃爍華麗，但裙下却都露着一雙又大又破爛的男人單臉鞋。

金色的斜陽，已落下西山去，暮色逼人，余媽還捨不得走，我說：『從書房出來，簡直就沒到西院去，母親要問，我可不管！』她知道我萬不願再留滯了，只得站起來謝了六一姊，又和四圍的村婦紛紛道別。上坡來時，她還只管回頭望着臺上，我却望着六一姊，她也望着我，我忽然後悔爲何忘記吩咐她來找我玩，轉過麥隴，便彼此看不見了。——到此我熱烈的希望那不是最末次的相見！

回家來已是上燈時候，母親并不會以不換衣裳去聽社戲爲意，只問我今天的功課。我却告訴母親我今天看見了六一姊，還有一個美姑娘。美姑娘不能打動母親的心，母親只殷勤的說：『真的，六一姊也有好幾年沒來了！』

十年來四圍尋不到和她相似的人，在異國更沒有起聯憶的機會，但這兩天來，不知爲何，只常常想起六一姊。

她這時一定嫁了，嫁在金鉤寨，或是嫁到山右的鄰村去，我相信她永遠是一個勤儉溫柔的媳婦。

山坳海隅的春陰景物，也許和今日的青山一般的淒黯銷沉。我似乎能聽到那嗚嗚的海風，和那暗灰色浩蕩搖撼的波濤。我似乎能看到那陰鬱壓人的西南山影，和那山半一層層枯黃不斷的麥地。乍煖還寒時候，常使幼稚無知的我，起無名的悵惘的環境，六一姊也許還在此中。她或在推磨，或在拉鞋底，工作之餘，她偶然抬頭自籬隙外望海山，或不起什麼感觸。她決不能想起我，即或能想起我，也決不能知道這時的我，正在海外的海，山外的山的一角小樓之中，凝陰的廊上，低頭疾書，追寫十年前的她的嘉言懿行……

我一路拉雜寫來，寫到此淚已盈睫——總之，提起六一姊，我童年的許多往事，已真切實現的浮到眼前來了！

三，二十六，黃昏，一九二四。青山沙穰。

明日

趾青

天氣昏黯而灰暝，細雨如密線的落下，氣壓低降，人覺得因憊而煩悶，四面沈寂，如在深淵中，沒有聲息，也沒有小犬的狺吠，也沒有行人的腳步聲，真沈寂得一點聲息都沒有，祇雨聲的滴滴，煩碎而惱人。小室中漲滿潮溼氣，塞人氣阻。窗外雨絲時爲風吹進，桌上書也溼了。壁上挂鐘發出滯澀的走音。我全身血脈都在凝結了，坐在緊張的溼氣中，感得十分的痛苦。眼前所現的各物，都有死態，不看罷看了，件件可憎可厭。祇兩手捧了臉，倒在椅中。任四圍都死了罷！我也願隨死的沈寂而消滅。呵！如此可怕的一個午後！我望此時她能來。她來，我的痛苦，或可稍減！

門開了，她苗條的身形現在我眼前了。是夢罷？不，決不是夢。室外雨聲仍淒淒地響着，室中各物仍冷冷地立着，我仍坐在椅子中。她真冒雨來了。我似行在廣漠

中得了同伴，又似在深林中見了日光。我興奮起立。但是，呵！她每次來都安靜而喜悅，坐近我，或者輕柔的身體偎着我，我們笑着說着。但是今天不同了。她大而圓黑的眼睛不活潑了，嘴和臉一樣白，衣服爲雨濕了不少，脚上皮鞋泥污滿了，表明她行時的匆驟。當我握她兩手時，覺得冰冷而且顫動。我興奮消失了，我手也爲她手顫動而顫動了。她的頭伏在我的肩上，肩部波動，開始哭了。哭得很利害，我從沒有見她如此的哭，如此的悲傷。放了她的手，捧起她的頭，呵！豐腴的面頰上流滿清瑩的淚。不覺我兩頰也濕了，我忍不住連連地吻她說：

「筠妹，怎樣了？」她啞聲的說：「一清，請你放了我！」我放了她，扶她坐在椅上，很安適的坐在椅上，爲她拭淚。低聲問說：

「筠妹，筠妹，怎樣了？他們又用那些話詆辱你嗎？」她不回答，哭的更利害了。好久，她不哭了，長長地歎了一口氣，掠掠披在前額的短髮。我坐在她旁邊高

凳上，注視她，她顏色很壞。她移近身子倚着我，才慢慢地說：

「一清，請你原諒！我小時候，你說我懦弱，愛哭，我以後也忍過好幾次哭，也做過好幾次勇敢的樣子。但是現在我不能忍了！」因為哭得利害，她聲音也啞澀了。仰望着我，目光含有失望而安慰的樣子。

「他們去年的話，」她繼續說。「現在真要實行了。去年他們不過暗示，現今竟明白的向我說了。」她說時十分痛苦，聲音更低了。我神經震盪了，眼也冒火了，我終遏止我的怒氣，然而我的心已在碎了。

「本來，爲這件，我和他們大傷情感。」她停一停又說。「容許現在已是決裂的時候了。他們昨天又向我說，我十分拒絕。他們竟說許多危險的話。當然，來之信從素絢的話，但是來之自己也可是一半爲利動了。并且他們說我必得允許他們，否則他們將——」她又停住了，嗚咽而泣。

「筠妹，他們將如何？」我急急的問。

「他們將用力逼迫我。——清，若我母親在，決沒有現在的事情發生，我現處於他們勢力範圍之下。現在他們連日子都定了。素絢還不時叫我廳長……唉！我不能忍了！他們欺侮我如狼欺侮一隻小羊一樣！」

雨落得更急了，從窗中外望，一條深長的小巷，載滿了如霧的雨氣。牆旁一株小樹，被雨打得低了頭，淋淋的水，不住從他生滿嫩芽的枝條上瀉下。我腦海中起了無數的波濤，腦廊將拼裂了。

唉！她也如雨中小樹一樣，除我外沒有人能保護她。她家中，她四圍，和她接近的，都是撒旦，他們要摧殘她，蹂躪她，甚至殺死她。的確，祇有扶持她，扶持她從她母親死後，扶持直到永遠可憐的來之竟為利動了！

現在她痛苦如此，我必救她。她不是最可憐的嗎？她不是最愛我的嗎？我必拯



救她！我迴看她，她雖不哭，比哭還要痛苦。她心房跳動，手指冰冷。她注視我說：

「一清，你允許我，救我嗎？」

「我允許你，我能救你！」

「謝謝你！但是他們的逼迫進了，我們——不，我不能說我們，祇是我，如何避免他們的逼迫呢？」

「是的！我們，決是我們，我們如何避免他們的逼迫呢？」

她忽然大叫：「一清！」她想起什麼似的，白的面頰也紅了；目光也靈活了。

「一清，你不是允許救我嗎？不是最愛我嗎？我們何不在他們定的日子以前——？」

「不，」我無力回答。「那是很危險的！我的境遇，一人的生計尚不能維持，何況二人？並且我決不想以我的痛苦分加在你身上。」

她答說：「不一清，我能忍受痛苦！你不能救我嗎？唉！如何如何？我將發狂了，這

種生活，不如死了！我哀求你，一清！請你用手槍把我打死了罷！或者我能安逸！一個  
人死在他所愛的手裏，是最快樂的！」

她真發狂了，她不能支持自己，她太擾亂了！我十分難過，爲什麼她——柔美  
如小綿羊的她，受如許痛苦。我不能安慰她，實在我也沒有安慰她的法子，我離開  
她，不住在室中走。

不住的走，繞着室中不住的走。但是總不能想到一個安全的法子。時間很快  
的過去，雨也停止了。四圍恬靜如死，祇簷漏點滴，破此廣漠的沈寂。

忽然一個意志跳入我的腦中，我眼前現出光明。我快樂極了，我全身細胞都  
在緊張了，覺得面上熱熱的。我走的也快了，脚步也輕巧了。呵！謝謝上帝！我已覓得  
安全的法子了。她十分注視我說：

「一清，」你病了嗎？你臉太紅了！你爲什麼直是往來的跑？她很快的立起，握

我手，撫我的頭。焦急的說：「——清你病了嗎？」

我脈膊的跳動，真使她怕了。我回答她說：「筠妹，沒有，沒有，我沒有病！」她噓了一口氣，假我坐下。

「你真愛我嗎？」我問她。

「是的，我真愛你！」

「好！現在我要求你允許，你允許就是我們避免他們逼迫的法子。筠妹，你可艾定的回答我。你肯犧牲了你現在一切嗎？你能爲保持你純潔而犧牲嗎？」

「我能！我能！」她堅決的回答。「但是我總不能爲他們而犧牲，除非爲你。」

「呵！謝謝上帝！他們的逼迫已離開我們了！」

她很遲疑的看着我。我開始對她說：

「你不是肯犧牲了嗎？你當然不能爲你兒嫂而犧牲，然而我也不能使你爲

我而犧牲。親愛的，我們大家都爲「愛」犧牲了罷！我聲音漸說漸大了。她很震動，但是她仍寧靜的聽我再說：

「我已決定了；我對於我現在的生活，也厭倦了，我的周圍的一切，他們都祇譏笑我，冷酷的看着我，我實在不能忍了，我厭於生活了！我們大家爲「愛」犧牲了罷！爲「愛」而犧牲，是有光榮的！我們明日去一個清越的地方，在那個地方我們結婚。但是明日的結婚，是我們快樂的起首，也是我們快樂的末日。筠妹，你明白嗎？你又哭了！」她伏在我的身上哭了。但是我仍大聲地說：

「唉！你真懦弱！你愛哭！你不敢嗎？」

「不，不！我敢！我不懦弱！但是——清！你讓我哭！這是我末次的哭，我此後將快樂，永永的快樂；開口，永永開口。」

一會她立起，面上露出愉悅的樣子。

分別時，我們接了長久的吻。她走了，她的藍色衣裳在暮氣裏消失了。  
我回到室中，十分安樂。我準備明日，快樂的明日。

杏雨過的湖上，又添三分春色。天上輕雲很變幻的飄動；湖邊垂柳，如綠霧輕盈。小鳥忙碌的飛來飛去，他們很快樂的生活着。呵！多麼明麗的天氣！我們從短草將青的堤上走向罌園，她仍如昨日，嘴唇灰白而抖動，全身倚着我，我扶持她用強大的力量。是的，世上的人應該扶持他們的愛人用強大的力量。

我們走的速度很慢，一株株的怪松，緩緩地向我們身後移動。土塚纍纍，上面的草都將挺發了。塚中人安穩的睡着，他們沒有痛苦，也沒有快樂。

她輕輕地說：「一清，我們可安樂了，但是來之和素絢不要失望了嗎？唉！上帝！請你赦免我們！」我一聲不響扶持她走。日光照在我們身上，溫暖而安慰。這是最

後一次照在我們身上了！

我們已在園內了，時候太早，遊人沒有，祇有看園的老者。架上紫藤將發芽了。坡上的牡丹已抽葉了，他們都飽含着生命。我們繞着迴廊，穿過竹圍，從斜的石道上走去，夾道桃花好似錦圍。梅花雖已落完，然而餘香猶在。早上的園庭，更覺清新，小池位置得很適宜，池水粼粼，兩隻白鵝並游着，他們沖開水面浮花，浮花也一片黏在他們的翎毛上，紅的花，白的毛，明白鮮豔。

池旁一株大的桃樹，花開得和亭亭華蓋一樣，下面一張石凳，此地可算是最好，最安適的了。她全身戰慄，我扶她坐下，我們坐在落花如軟茵的石凳上，我的心開始碎裂了，倘若你們能聽，你們聽他崩頹的大聲。一切由此心聲裏沈寂了。我們眼睛對看着，我們手互握着，我們兩個慘白的嘴唇接觸了，我們的證婚人也在我們旁邊了。——一枝納過二粒子彈的手槍。一九二三四，一七。

The Short Stories Magazine Series  
 The Sorrows of a Certain Youth  
 The Commercial Press, Limited  
 All rights reserved

中華民國十四年一月初版

此書有著作權  
 必究

回(小說月報叢刊或人的悲哀一册)

(每册定價大洋壹角)

(外埠酌加運費匯費)

編	發	印	總	分
輯	行	刷	發	售
者	者	所	行	處
小	商	上	北	長
說	務	海	京	沙
月	印	北	天	常
報	書	河	津	德
社	館	南	保	衡
		路	定	州
		北	奉	成
		首	天	都
		寶	吉	重
		山	林	慶
		路	龍	瀘
			江	縣
			蘇	州
			州	廣
			安	州
			慶	潮
			湖	州
			南	香
			昌	港
			漢	梧
			口	州
				雲
				南
				貴
				州
				張
				家
				口
				新
				嘉
				坡